



金銀花

下晝，日頭當烈，晟到人目珠打毋開。

一個衫裙萋頭个細妹人擎等花遮仔，停一下仔行一下仔對河壩刷來。= 停下剷草个鏹頭，坐到竹影下點支菸捉佢看。在這山林壁角來一個澄線个細妹人，稀奇。

細妹人該看這看成時停下來掙汗，像尋毋著路个城市人。白底青綠花啦个裙仔盡文雅，共色个花遮仔，乜盡搭碓。毋過裙下大紅色个勾帶褲、又著等大紅色个高胛靴，連偲這莊下人都試著怪怪。到肩頭个長頭那毛，面……

「阿德！日頭恁烈，你還對該擲草！」

偲目盯盯看等該嫵筍嫵筍个面頰上逆目个痣，久久無應。

「係阿德，著無？」

偲領下頭。這面板偲認得著，共樣係莊下人羨慕到會死个白淨。有白皮膚襯底該幾隻痣，偲這下感覺著一息息——風嫵。以前仰無感覺？……係幾久个以前啊！

「桂蘭姊…」偲企起來喊一聲。

做毋得怪偲遲疑恁久。上擺看著桂蘭姊，偲正讀小學無幾久，超過三十年了！這幾十年，偲俚毋識提起桂蘭姊摻姊丈。斯聽麼儕講離婚了、又結婚、搬哪位了、又離婚……最尾聽講个風聲乜毋記得係幾多年前麼儕講个——病死了——因為盡見笑个病，死忒了。

認為當久當久以前斯死忒个人，嘎日頭下喊你个名仔。你一定也會想——自家係毋係分日頭晒到頭那暈暈、目珠花花了？

1.

在偲還著等肚裕褲个年紀，桂蘭姊已經生到大方出眾了。這從莊頭後生條仔歎个囉仔斯做得證明。

該當時，暖水煮飯都愛用大鑊，愛盡多樵草。偲俚去田脣个風圍拗燥忒个竹仔，用燥竹仔起火，又遽又猛。偲摻三哥、二姊還過愛噉又愛跣个老妹，逐個都生到矮細，堵著大支个燥竹仔，總係試了試正當毋盼得放棄。

日頭會落山了，桂蘭姊正來。佢乜愛燥竹仔起火，毋過佢毋使自家出力。佢在偲俚出力出到屎會拉出來、乜拗毋斷个燥竹仔該位，乜試拉兩下「唉唷！仰會拗毋斷？」黏時有幾個武頓砸礮个後生條仔走來。走較慢个，遠遠歎囉仔歎到又尖又響。桂蘭姊「這位乜有、該位還有…」指揮後生條仔，兩下半斯一大把又直又大支个燥竹仔。

「偲先轉了！」桂蘭姊摻偲俚講。佢捧等裙仔肚滄滄个金銀花——該係纏對竹圍嶼頂偲俚毋得著，愛等去外地食頭路个大哥二哥轉來正摘个——金銀花晒燥當值錢呢！

偲看等桂蘭姊裙肚个金銀花，毋盼得又當毋甘願。二姊乜毋甘願，因為桂蘭姊摻裙仔攏高白白个大腳髀看現現，後背跣等个後生條仔自然會摻竹仔擎到桂蘭姊屋下。三哥仰般想偲毋知，毋過桂蘭姊用裙仔捧等金銀花个時節，囉仔還較大聲，三哥面又較臭。

往擺，擎等竹仔轉屋下个路項，三哥會大聲起頭，偲俚共下唱佢教个歌仔。大家總係大嫲拈聲盡量噉，聲做得傳到當遠當遠…毋過三哥今晡日無愛唱，面臭面拙擎起竹仔、又拉等老妹該把，喊偲俚遽遽走……

2.

「大伯在屋下？」桂蘭姊擎等花遮仔挽等一隻皮包仔，一頭摔汗一頭細聲問。可能佢對爸還有兜仔顧忌。

「偲爸過身盡多年了，妳毋知哦？」

「……」桂蘭姊呆一下仔，慢慢搖頭。



頓水捉魚仔了！爸摻二叔揸等沙耙畚箕向河壩行去，大家拿等鑊仔、水桶、盆仔摻瓠杓，磬磬哐哐後背跔等，暢到奈毋得。

爸對水流有經驗，開嘴了。

「這位耙溝關水，該位愛揸泥頓水。」爸一講煞，大家開始停動。

二叔又砸又有力，揸个泥仔一擔滄過一擔，將淺灘仔堵塞。爸摻三哥用沙耙出力拈耙溝仔，將水關轉向。細猴仔沒力，企等看鬧熱七個和尚八樣腔「這位漏水了！該片、該片也洩水了！」

無幾久，淺灘仔个水斯燥了。鮑哥仔摻鯽仔嘩嘩跳，日頭下金金仰般錫人！大家噉噉殺天搶第一，又走又跳有笑也有噉……

噉个係老妹又溜著了！淺灘仔个石牯生溜苔滑溜溜，毋堵好斯會溜著。大家拈魚仔斯來毋掣，哪有閒去管佢？老妹坐到溜苔肚，看大家緊笑沒人插佢，越噉越大聲放勢噉了……到尾，忍毋核脣頭嘩嘩跳个鮑哥仔摻鯽仔，抹忒目汁鼻水，滿面烏疏滴落也恬恬捉魚仔，無噉了。

三哥還愛去撩佢「哪位來个烏貓公，拈个魚仔恁大尾？」老妹戇戇仔笑。

大家又有好講「愛噉愛笑，鴨嫲打孔翹！」

老妹嘴堵鼻翹「哼！」斡頭捉魚仔。

河壩水鮮鮮，畜等恁多魚仔。鮑哥仔、狗領仔最多，鯽仔、紅鱗鮑也盡多，蝦公、毛蟹趕來趕去。

「三哥三哥！這位有塘虱，當大尾个塘虱！」塘虱會刺人，大聲喊三哥來搨捉。三哥颯過來正半路，二姊、叔伯阿姊共下喊「鰻仔！鰻仔！」

爸對捉鰻仔最有心得，沙耙拂忒走過去。三哥無愛管佢个塘虱，也斡頭颯過去，嗶分爸揪等。

「麼个大鱸鰻，係水蛇啦！」三哥大聲講，大家哈哈大笑……

大家一頭捉魚仔一頭講笑，阿姆摺二姪也攞等大錫桶來了。

壞忒了！後背戴等笠嫲、著等手袖仔个桂蘭姊也來了！

偌俚有爸、阿姆、三哥、二姊、偌摺老妹總共六儕，二叔、二姪摺叔伯阿姊斯有三儕。雖然講兩家人共下頓水捉魚仔，但偌俚總係捉走大部份个魚仔。人較多，食个也愛較多。加桂蘭姊就完全無共樣了，後背總係會跔來幾個後生條仔。

大家突然間恬恬、頭犁犁煞手煞腳，抓著魚仔就「啪噠—」擲落桶肚，比賽麼人「啪噠—啪噠—」个聲較遠。只有大魚仔奮命洄向水窟仔「劈哩啪啦」个聲，偌偌俚正會頭臥臥仔看一下。

「嘩啦—嘩啦—」後生條仔到了。三個拿等笠嫲，煞猛摺大石牯脣个水窟仔舀燥，嘩啦—嘩啦—嘩啦……

「鰻仔、鰻仔！」一個喊了。大家都幹頭看。

「白鰻、係白鰻！」另一個高高擎等扭來扭去个鰻仔，歡喜樂暢。偌俚想愛毋得到，連爸都緊看。偌俚知這白鰻會去哪位。

「啪啦啦—」果然係落桂蘭姊个桶肚，桂蘭姊笑笑仔。

「哦…怕有兩斤呢！」二姪看等桶肚講。

三哥走過去看。

「看麼个呢！遽遽去捉自家个！」阿姆講。

「正經係大白鰻也。」三哥講煞攞等錫桶，去另一隻水窟仔煞猛舀水。

「鯉嫲、鯉嫲！兩尾大鯉嫲！」第三個後生條仔笑弛弛捧等笠嫲肚嘩嘩跳个鯉嫲，飄向桂蘭姊。「啪啦—啪啦—」鯉嫲無落桶肚，嘎跳到桂蘭姊身頂。

「唉唷！」桂蘭姊煞煞跳開，佢兜又講又笑嘻嘻哈哈捉該兩尾大鯉嫲。

偌痛到奈毋得險險噉出來！三哥還在該奮命仔舀水，無白鰻也無鯉嫲。

「爸—」看著爸目瞋瞋等佢，本來愛講个嘎毋敢講吞落肚屎肚。比該兩斤个大白鰻膠大鯉嫲，佢俚拈个鮑哥仔膠狗領仔突然間像狗屎。佢當闊膠老妹捉个半盆魚仔踢忒。這一踢有效！

老妹黏時「哇—」開聲大噉。

「欸！」佢个頭那分爸出力牯擱一下。當—當—當——痛！！

「大魚仔分佢兜捉淨淨了啦！」佢噉以前總算大聲噉出來。

爸喊阿姆渡佢膠老妹轉屋下洗身換衫。老妹噉等分阿姆拉走，佢毋盼得白鰻膠鯉嫲，在水窟仔儘採搵兩下仔，就去看三哥有捉著白鰻無……

目汁闌干。看著二叔將鑊仔肚个魚仔，捨到桂蘭姊該隻桶肚「桶擻轉去！」

「佢…佢正來一…」桂蘭姊言講煞「啲！」就分二叔盪一巴掌。

「妖精！你這妖精！」二叔闊到面壠青手還擎等高高——二叔見擺對毋聽話個細人仔都恁樣罵，毋過溫和恬靜个二叔，嘎闊到歸身緊顫還言識看著！這一巴掌害大自家都停手…

桂蘭姊个面頰黏時一隻紅印仔，脫忒手袖子揸等面…慢慢企起來…頭犁犁走轉屋下。二姪擻起錫桶「桂蘭！桂蘭！」對後背緊噉。

該三個後生條仔看著桂蘭姊分二叔盪巴掌嫲走轉屋下，勢頭毋像，笠嫲拂燥也走了。

「耶！」佢心肚當暢，踢老妹个盆仔該腳大贏！雖然頭那頂起癭盡痛，毋過，當值！這下又係四儕比兩儕，倚恃三哥流掠个手腳，白鰻膠鯉嫲全係佢俚个了！

大家捉到分毋出毛蟹膠石頭正停手。佢俚捉著五尾鰻仔一尾白鰻膠幾尾黃鱔，可惜盡細，還言上斤。毋過三哥捉著該枚尾大鯉嫲，爸講最少有四斤。

會斷烏了，涼風徐徐吹。暗暗个山頂，黃黃个月光照等轉屋下，錫桶淅淅，心肝肚也歡喜淅淅。

食飽夜，阿姆摻二姪對井脣點油盞火刷魚仔。鮑哥仔摻紅鱗鮑最麻煩，愛撚等厥肚屎「啵」一聲摻魚腸魚肚撇出來，係無撇淨魚仔食起來會苦篤苦篤。貓仔最好食這現刷个魚肚，該懶尸貓早斯對井脣行來行去喵喵滾。哈！暗晡夜做得分佢撐到飽了。狗乜好這臭臊，毋過貓仔个爪較利。

今晡日捉个魚仔盡多，阿姆喊僱俚去搯手。二姊、老妹摻叔伯阿姊都圍過去，僱正無愛！捉魚仔僱好，刷魚仔斯當惱了。推講毋會刷魚仔，僱拿草蓆扇仔到大樹下聽爸摻二叔打嘴鼓。

樹影下黃黃、忽高忽低一光一暗个係火焰蟲；紅紅、成時明成時暗个係爸手肚个新樂園；樹頂一眨一眨个係星仔。毋過，僱一下仔斯分毋出星仔摻火燄蟲了……迷迷痴痴，聽著爸摻二叔講「桂蘭該幾隻痣愛抽間去點忒，無佢命肚…」這一定係爸對該本麻衣相書看來个。管佢恁多！僱試著白鰻摻鯉嫵，比桂蘭姊个痣還較重要……

3.

桂蘭姊个面共樣恁白淨，毋過無麼个元氣。這毋單淨歲數个關係，係分爸講著了？這額頭、目珠脣摻嘴角該幾隻痣正經影響佢一生人？

桂蘭姊斡頭看等屋下。

「屋下斯伸僱姆，佢可能還睡當晝。」僱想摻桂蘭姊講，無毋歡迎佢个人在屋下。

「老屋拆忒了？」桂蘭姊行頭前。

「早斯拆忒了！該泥埭屋會漏水，僱上臺北讀書个時節斯拆忒起過了。」



一隻紙袋仔對二叔屋肚飛出來，跌到屋面前个梅仔樹下。「僱無愛這厝糟錢！」係二叔个聲。

僱拈起打開來一看。哇！一大疊青色一百一百个銀票！

「毋會啊！這錢新新啊，仰會厝糟？」僱講。

二姪走出來摻紙袋仔搶過去，手指對鼻孔前比一下「噓—」細聲喊俾莫再多講。

省儉个二叔，安有電火還係時常點油盞火，連五燭个電火珠仔都毋盼得點。過一駁仔，嘎對牛眼樹頂架一支竹篙繩天線，買電視了。還打一頂新眠床。

以前，逐禮拜日俾摻三哥偷偷匿匿，等爸睡忒對後門偷走出去，暗摸胥疏行田脣路到賣米个龔間，看打戰个美國片「勇士們」。看个人當多無辦法落屋肚，斯做得企到窗門餵蚊仔。一擺，看煞轉屋下个路項，模仿戴尿勺鋼盔个德國兵分銃仔彈著个樣仔，當入文嘎種落田肚滿身泥漿。換忒歸身濫泥个衫褲摻爸吵醒，星光半夜分爸拿藤條大打，一頭噉一頭講下擺毋敢了……下禮拜俾又哀求三哥再過渡俾去。

這下，俾毋使再過哀求三哥了。

俾俚坐在二叔个廳下，摻桑德斯班長擎个機關銃看詳細。斯愛小可忍一下廣告个時間二叔總係講「這有麼个好看！打爽電定定。」俾俚挑挑大聲跔等電視唱：「大同、大同，國貨好…大同、大同，最可靠…」詐意無聽著二叔講个，斯做得安心看著德國兵通盤死淨淨……

聽叔伯阿姊講，二叔最好看搨腰跔仔，成時還會緊張到手捉等交椅面壠青呢！

俾乜好看「豬木」摻「馬場」，乜識當晝去河壩脣會嬾人个沙仔練鐵砂掌。但係一溜仔溫和个二叔好看搨腰跔仔，俾試著盡難相信……

4.

俾看等桂蘭姊著个紅高睜靴，想著金銀花摻後生條仔歎个嗶仔。嘎毋記得桂蘭姊幾時去臺北…上班、幾時又嫁分姊丈。

「桂蘭姊今晡日仰有閒……」俾毋知愛講「轉來」也係「過來」，因為二叔早斯搬到河壩對面去了。

「俾去看若二叔，毋過…門鎖等……」桂蘭姊頓恬，看等河壩對面……



放學轉屋下，正愛過河壩。「啪！」一隻石牯擲到面頭前，害俾險險跌倒、水噴到

滿頭滿面。佢黏時拈隻石牯愛擲轉去…

「哥—」老妹對草竇跳出來，手拿等糖仔，當暢。

又跳出兩個細猴仔，嘴乜含等糖仔。較矮該個雖然武頓，但恁細，無力擲該石牯。佢搭等石牯，盯等另一個手長腳長較瘦較白个猴子，摺老妹差毋多高。哼！恁大膽！

「石牯係你擲个？」佢企到佢面頭前。

該又白又瘦个猴子倒退兩步，蹇蹇看等佢。

「係佢擲个啦！有嚇著無？」老妹行兼來講。

「你？」佢無胚著老妹恁有力「仰會有糖仔？」有力無力無要緊，糖仔正難得，佢拂忒石牯問。

「桂蘭姊分个，佢講你轉个時節去尋佢，乜有糖仔。」老妹講。

佢黏時向屋下走。斡頭看看該兩個生份个猴子，原來係桂蘭姊个俖仔。城市來个，難怪皮膚恁白。

著等圍身裙，頭那縐等毛辮仔，桂蘭姊對樹下擇薤菜。

「桂蘭姊。」毋想緊觸觸分人試著當豺食，佢慢慢仔行過去細聲喊。

「啊！阿德，下課轉來了。」桂蘭姊對衫袋肚拿出糖仔分佢。佢鼻著桂蘭姊身項香當好鼻。

「你兩儕過來，這係振廷、這係學廷。」桂蘭姊拈等一高一矮該兩個猴子講。

「佢係阿德，係你兜个阿舅。喊阿舅，喊！」桂蘭姊又指等佢摺兩儕講。

哈！佢係佢兜个阿舅！雖然試著當奇怪，佢還係挺胸脯看等佢兩儕。

佢兜斯轉等嘴肚个糖仔緊看，完全無喊阿舅个意思。

「阿德，愛惜佢兜，做毋得欺負人哦！」桂蘭姊對佢講。

「嗯…」看在糖仔个份上。

係毋係阿舅無相干，糖仔最要緊。佢煞煞剝忒糖仔紙，塞落嘴空，嗯……該係佢第一擺食著——有一支竹籤仔做得拿个糖仔——桂蘭姊講：「國語安到棒棒糖。」

因為桂蘭姊轉來，佢也第一擺坐胖凳——坐个位所底下有彈簧，屎肱停動會「咿歪」緊響个膨凳——桂蘭姊講：「國語安到沙發。」

第一擺翕相——佢摻老妹个第一張相片，係企等正正轉頭盯等振廷、學廷手頂个糖仔。

第一擺搞錄音機——收音機無稀奇，二叔斯有一隻細收音機，總係放衫袋肚一頭剷草一頭聽。錄音機當生趣，佢俚一群猴子有擺搞一下畫，看麼人个嗶仔歎較響。毋知仰般嘎變嘴肚打屁，比賽麼人个屁最響最長……到尾，錄音帶个歌仔全變「噼哩撲嚕」像滑痢肚个聲，桂蘭姊闕到面烏青，毋分佢俚再過行兼錄音機。

佢當惱洗身，尤其惱別人摻佢洗。盡細佢就開始自家洗，時常水潑兩下仔、換忒衫褲斯算好了。成時花舌講洗好了，腳底拍拍仔斯上眠床棉被一奔，反正佢摻三哥麼儕斯毋會嫌臭。阿姆也無恁太神氣插佢俚，歸屋仔个衫褲愛洗盡久哪！無洗身，顛倒省下來洗衫个時間。

無論係洗身也係洗衫，佢俚都用木浪子。對木浪樹下拈來个木浪子，挖忒裡肚个仁，皮用碗公裝等浸水，斯係佢俚洗衫洗身腳个茶箍水。

桂蘭姊拿隻大腳盆，對禾埕用一坭粉紅色个茶箍，在振廷、學廷身頂掌出當多波，佢試著當稀奇。原來桂蘭姊身頂當好鼻个香味，斯係用這安到香茶箍个東西。佢摻桂蘭姊討該黏在盒仔底薄薄个一細坭仔。該幾日，一下課佢斯去洗身。阿姆話著佢變成愛淨俐个子兒，麼人知，正無幾多日，佢又係一條牛牽到江西。

振廷、學廷身洗好，桂蘭姊用大洗身帕圍等佢兜。兩儕黏時像三太子附身，無著褲披等洗身帕，歸禾埕「飛呀！飛呀！小飛俠！……」噦哩殺天走過來又追過去。兩儕像跳童仔跳上「咿咿歪歪」个胖凳緊跳緊轉，分桂蘭姊拉下來，用熱痲粉掌到完身仔白白，衫著好頸根也一截白白。

該下，佢話著城市肚个細人仔都係恁樣洗身。

大了，成時想起振廷、學廷，頸根總係一截白白。

第一擺看著姊丈，佢著驚一下。瘦瘦个振廷換著西裝皮鞋，再過拉高拉大，毋係摻姊丈共樣共樣？除忒面無恁紅，頭那毛較多較烏，連聲都像到無跌忒！

振廷、學廷頸根白白喊等「把巴」走向姊丈，姊丈一手一個搨等倆儕輪流咬嘴，舞到面頰都係熱癩粉白白。

「城市來个人較毋知見笑。」佢想。無著褲滿哪位緊走、喊爸「把巴」還又搨又咬嘴！佢聽桂蘭姊个話喊一聲「姊丈」，煞煞拉老妹轉屋下……

5.

「你還食晝？」佢看等恬恬無頭神無頭神个桂蘭姊問。

「食了。」桂蘭姊幹過頭，拿起手頂个油紙袋仔，袋肚係一包拆開來个餅仔。

「這仰食得飽！鑊肚還有菜，佢去暖…」

「毋使麻煩，佢當省食。」桂蘭姊打斷佢。

「仰會麻煩？一下仔斯好。」佢行向屋肚。

「毋使、毋使！佢食毋落，正經。」桂蘭姊一頭講，一頭行去叔伯阿哥个菜園。



「ㄅㄛˋ」佢耳劇劇向振廷、學廷展正做好个「霹電筧」（竹仔做个空氣銃），佢兜黏時圍過來。糖仔會到手了！

「ㄅㄛˋ」霹電籽打到石灰牆，散出一隻青色个跡，佢愛先分佢兜知這霹電筧當好搞。「ㄅㄛˋ」蓮霧樹个葉仔分佢打穿一隻空。

「該係麼个？」振廷問——摻佢想个共樣共樣。

「霹電笏啊！」老妹講。

「麼个光？」振廷還無幾知客家話。

「霹 - 電 - 笏啦！」老妹教佢。

「ㄅㄛˋ」佢闕悴悴打貶一隻蟾蜍。還言食著糖仔，佢無幾歡喜。

「借佢搞，好無？」振廷問。總算合佢个意！

佢將霹電笏對振廷面前揀一下，佢伸手愛拿，佢勾轉來。

「你拿糖仔來，佢正借你搞。」佢看等振廷紅紅个耳空，知佢當想搞。

振廷走落屋肚，佢摻惹惹盯等霹電笏个學廷揀一下手。

「你也落去拿糖仔，也借你搞。」佢盡有做阿哥个樣仔，無毋記得老妹該份。

「多拿兜仔！佢分你搞較久！」佢看等學廷个背囊喊……

含等糖仔，佢教振廷將霹電籽（朴仔樹个籽）塞落竹笏肚，再過用細竹節仔摻霹電籽向前出力擲下去。

「ㄅㄛˋ」屋頂曬日頭个貓仔「喵嗚—」貶身走忒。

振廷、學廷興勃勃仔尋所有會停動个東西，最尾行去雞寮。

佢摻老妹坐在田脣，慢慢仔吮等飛機糖。佢知毋使幾久，兩儕會倒轉來尋佢，佢兜愛再過拿糖仔來換佢褲袋肚个霹電籽！

為了糖仔，佢大方展出所有个本事。有烏彈仔、有竹囊蛻仔，無斯釣毛蟹、捉山狗太……

放學个路項，用細刀仔削一截細竹仔，用還較幼个一截插落中央。摘一皮尤加利樹个葉仔扯忒兩對角，插到竹仔最頭前斯變風車揸仔——做得換糖仔个風車揸仔。一路走啊走，樹葉仔揸啊揸，一下仔斯轉到屋下。

成時細義風圍个新筍係毋係有「筍姑」。筍姑生到像較長个金姑仔，毋過係紅黃紅黃。背囊翼頭前有烏色个痕，形仔尖尖像遮仔个較毋會飛。佢專門捉該形仔三角三角安到「笠嫲」該種，飛較久較高。筍姑个頭那有一節硬鼻空，綯等線像放紙鷗仔恁樣走，筍姑斯會對頭那頂緊飛，當好搞。

佢逐擺綯線仔个時節，感覺筍姑當慶！生一個長鼻空堵堵好做得綯線仔。斯像山牛牯，頭那頂乜有兩支長長个角，綯等線乜盡會飛乜當慶！最慶个係做得換糖仔，還較湛！

糖仔無了無相干，紙牌仔、圓子乜做得。假使都無了，還做得摺佢搨草、撿樵無斯搨餵雞仔鴨仔……可惜佢兜還毋會寫字，無該得人惱个簿仔做得交分佢兜寫。

振廷、學廷晒到緊來緊烏、乜越來越會講客家話，桂蘭姊个肚屎乜緊來緊大。

一日，佢拿對學校做个竹笛仔大聲歎等轉屋下。奇怪，該兩個仰無出來？佢屋前屋後背哪位都尋無，斯看著老妹頭犁犁無氣無脈个樣仔對樹下坐。

「振廷摺學廷呢？」佢問老妹。

「佢兜走忒了……」老妹細聲愛噉愛噉。

「走忒了？去哪位？」佢毋麼个愛信。

「去桃園了！」叔伯阿姊對屋肚出來「佢姊會降嬰兒了，姊丈今晡日來渡佢兜去桃園，佢兜愛戴該位。」

「該……」佢開嘴…噉毋知愛講麼个。低頭看等手肚个竹笛仔。

「這糖仔分你。」叔伯阿姊拿幾隻糖仔分佢——佢好食个飛機糖。

佢試著當無意思，乜毋知愛做麼个。看著老妹笑咪咪吮等飛機糖，突然間發闕「斯知好食！」講煞斯走等去河壩。

「你轉去啦！」佢大聲咄咄等來个老妹，走還較遽。

坐對河壩脣个石牯敲大氣，還係感覺盡無意思。低頭，看著一隻正蛻殼个大毛蟹，慢慢仔趕過去……完全無想去捉。

佢摻手項會融忒个飛機糖擲分毛蟹，糖仔沉落水底慢慢仔溶化，毛蟹囷入石縫肚。

「哥…你手拿等麼个？」老妹驚驚仔問。

佢看看還搭等个竹笛仔「沒麼个…」摻竹笛仔遠遠擲到河壩肚……

6.

「這菜還靚哦！係你種个？」桂蘭姊問。佢毋記得佢俚兩屋个合界了，佢想。

「若老弟…係叔伯阿哥種个。佢兩公婆當煞猛，毋係擲草就係委肥，逐日朝晨暗晡都來淋水，還愛去工廠上班呢！」

桂蘭姊略略仔領頭，恬恬。

「該位還畜盡多雞鴨，還有十過隻鵝仔呢！」佢指等雞寮摻細陂塘。陂塘肚个鵝仔看著佢俚行兼，話著有好食，相爭翼披披嘎嘎滾走過來。佢想著振廷、學廷正到莊下該當時，分鵝仔追到噉眇个樣仔……

「振廷、學廷這下仰般形？」佢問。

「佢兜對中壠！」桂蘭姊沉沉个面色突然反光。

「結婚言？有幾多個細人仔了？」佢也興勃勃。

「……」光又突然間消失。

「盡久無看著佢兜了，從你去桃園降嬰兒該下，就無看著。」佢佇毋著這尷尬，續等細聲講。毋胚著桂蘭姊个面還較沉了。

「佢有佢兜个電話，你做得摻佢兜聯絡。03-362…」停跔一下仔，桂蘭姊正突然開嘴。

「等一下！佢去拿紙抄起來。」

佢拿等紙摻筆出來，一開紗門嘎險險撞著桂蘭姊。

「03-356……」桂蘭姊講號碼，佢抄下來，試著有一息仔疑狐。

「斯這隻號碼？你該下講个像係 362 開始个號碼。」

「嗯……著！毋係、毋係！362 該隻係舊个，356 這隻正著……著！係 362……」桂蘭姊想一下正講，嘎倒去倒轉，佢分佢舞糊塗了。

「無相干，兩隻號碼都分佢。」佢煞煞解圍講，毋過心肝肚感覺怪怪「兩隻號碼當相像，盡容易舞亂忒……桂蘭姊愛落來食茶無？」佢抄好號碼講。

「毋使、毋使，無愛！佢嘴言會渴，毋好摻伯姆吵醒。佢愛走了，佢走了！」桂蘭姊突然間慌慌張張，一頭搥手一頭緊觸觸行等走。

「桂蘭姊！毋使鬥緊，這下恁熱再過寮一下…桂蘭姊！」佢一頭追一頭喊。

「無相干，佢走了！」桂蘭姊硬硬行向河壩……

無幾久，桂蘭姊又行轉來。

「這分伯姆食。」摻油紙袋仔硬擲分佢「記得摻振廷、學廷聯絡！」桂蘭姊行上河壩刷又幹頭叮嚀。

「好，佢會！」

佢看看袋仔肚開過个餅仔，行上刷頂，看等桂蘭姊緊去緊遠……

佢到底係哪位講毋著？惹桂蘭姊硬硬愛走。係確定電話號碼該下？也係問振廷學廷有幾多個細人仔該下？還係提起……去桃園降嬰兒該下？

難人个日頭下，麼个斯看起來浮浮右右…當像發夢恁樣迷迷痴痴。佢看等遠遠个花遮仔，心肝肚滄滄無辦法了解个问题……

7.

桂蘭姊分個號碼，兩隻都係空號。

「昨晡日桂蘭姊有轉來，你知無？」第二日叔伯阿哥過來淋菜，佢問佢。

「哼！該畜衰人…無正常個細妹人！」叔伯阿哥頭那一拂，面臭臭。

「無正常？仰般講？」佢想毋解。

「斯精神有問題啊，唉…隨在佢！」叔伯阿哥毋想多講。

「佢昨晡日有去看二叔，佢講門…」

「佢爸毋分佢落門！當早以前斯無愛認該個妹仔。」叔伯阿哥打斷佢講。

「毋過…」佢又講。

「唉，無愛講了！下二擺你乜莫插佢！」叔伯阿哥毋願再過多講。

佢本來想講「毋過二叔這下眠床肚睡等，早斯無插事了！」看起來佢歸屋下人，到這下還無辦法原諒桂蘭姊，尤其係單丁子個叔伯阿哥，心肝肚還埋等幾十年前個怪怨。

佢想起…二叔搬去河壩對面新起個樓仔屋該下，滿面奢鼻個笑容；叔伯阿哥結婚幾十張桌…盡風神個酒席；想起阿婆摺二姪過身個時節……

無人提起桂蘭姊。總係詐意毋記得，毋願憑著爛疤仔……

佢突然又想著金銀花——高高纏對竹尾白白燦爛個金銀花。

佢毋記得金銀花個香味了。

現下，盡難再看著金銀花。



作者感言

黃宏春

第一擺用客語寫文章，正知恁困難。

因為平常慣用華語，構思乜用華語，轉成客語嘅愛想去想轉看有適當無，這就隔了一層。

成時，想著當湛个客話嘅尋毋著對應个語詞，或者電腦打毋出常用个字，像「偈」摻「搯」，這又隔一層。偈係經過年零，正從別儕在網路頂个文章「拷貝」過來這兩隻字。用客語寫文章，感覺有盡高个門檻。

做得得獎，分偈盡大个信心，承蒙，感謝！